

〔西德〕艾维琳·彼德丝著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西德] 艾维琳·彼德丝 著
张 建 琪 译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7516/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西德〕艾维琳·彼德丝著

张 建 琪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8.375 印张 2 插页 174 千字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4,830

书号：10173·262 定价：0.70 元

主要人物表

英格丽特·阿尔里希特——原为家庭妇女，后为广告公司职员，本书女主人公。

路茨·阿尔里希特——房产经纪商，英格丽特的丈夫。

诺贝尔特·阿尔里希特——中学生，英格丽特的长子。

彼得·阿尔里希特——中学生，英格丽特的次子。

玛克斯·阿尔里希特——银行家，英格丽特的夫兄。

玛莉亚·阿尔里希特——家庭妇女，英格丽特的嫂嫂。

爱丽凯·卡勒尔——女学生，诺贝尔特的女友。

茨威根贝克博士——格隆德荷夫中学校长。

库什纳太太——英格丽特的女房东。

伊娥·贝宁荷夫——英格丽特的老同学。

维尔纳·贝宁荷夫——某大工厂的董事长，伊娥的丈夫。

阿尔贝特·马利亚·魏斯——魏斯广告公司老板。

斯特利特博士——广告公司业务部主任。

维尔纳·荷兰德——广告公司文字撰稿人。

汉娜·克里施——广告公司宣传媒介部工作人员。

施台藩·法贝尔——广告公司对外联络部主任，一度是英格丽特的情人。

玛克斯——广告公司美工组组长。

李斯纳博士——诺贝尔特转学后学校的班主任，后成为英格丽特的朋友。

“要我帮忙吗，宝贝？”路茨问。

“不用了，谢谢！我马上就完。”

英格丽特把一绺金发从额上掠开。她站在堆积如山的行李中间，一只指头按着鼻子，显然是在想心思。尽管阳台门大敞着，房间里还是很热。英格丽特只穿一条三角裤，小而白的乳房与晒得黝黑的身体形成有趣的对照。路茨走向妻子，双臂搂住她的肩膀。

“别这么愁眉不展啦，”他说。“你不会忘掉什么东西的。”

“这可说不定，去年就把彼得的钓杆忘在橱顶上了。”

路茨没有回答。他抚摸着她光裸的脊背，把鼻子埋进她的脖子里。

“你这种穿着真诱人哪！你知道吗？”

她笑着把他推开。“哎呀，路茨！孩子们正在等我们去吃饭呢，你别来这套了。”

“你推我？”他佯作生气地问。

“你给我滚远点。第一，天太热；第二，我们没有时间；第三，……”

“第三是什么？”

“第三、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这句话已是从洗澡间里传出来了。英格丽特把淋浴喷头打开，站到凉水下面。路茨交叉着双臂倚在门框上。他说了句什么，英格丽特没听清楚。

“你大声点说，”她嚷道，“我听不见。”

“什么老夫老妻，这是傻话！”他大声地嚷道。“我才四十四岁，正是最好的年头。最近性生理方面的研究发现……”

“滚蛋吧！”英格丽特关上水龙头。“让我安安静静地穿衣服好不好？这个题目我们以后再谈。现在还是看看你的小崽子去吧！”

“随你的便！”路茨叹了口气。“你不但和我亲热，还要把我撵走。”

“把浴巾递给我，”英格丽特说。

他给她扔了过去。

“谢谢！”

路茨正要走，可是她忽然一阵冲动，又把他叫住了。

“怎么啦？”

“你不吻我一下啦？”

“啊，瞧你！现在你心里也不好受了！”

“傻瓜！”她温柔地说，把潮湿的面孔向他迎过来。他吻着她。

“快去吧！我饿了。”

在外面走廊上，路茨掏衣袋找香烟。他的指头又碰到了那封电报。电报内容他都能背出来了：

“继续贷款万不可能。货难脱手。返里后速来电话。玛克斯。”

他妈的，真不顺心！路茨的五个指头搔着短短的灰发。

虽然他哥哥玛克斯是个老牌的悲观主义者，把任何事情都看得一团漆黑，但房子卖不出去却是事实。路茨在这项事业上进行了很大的投资，确切点说，是用他哥哥的钱。在他的怂恿下，玛克斯参加了卡尔达湖滨^①一个别墅区的建设工程。那时谁也未曾料到，突然会一下子找不到一个买主。虽然玛克斯几个月以前就嘀嘀咕咕地念叨着经济危机和购买力不景气之类的话，但路茨还是成功地打消了他的顾虑。这项工程整整花了两百万马克才完工。找不到买主以后，路茨就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了。假如他这回不能说服玛克斯再度借助他的银行的力量筹措一笔款项的话，那他就完蛋了。

路茨出了一身冷汗。该死，要镇静。他不会破产的。他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不是为了一朝突然变成穷光蛋，更不是为了变成一个让别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耻笑的人。他使劲把电报塞进口袋。楼梯旁边挂着一面长镜子，路茨在镜前站了下来。嗯，外貌还相当说得过去嘛！棕黑有劲的皮肤，敏锐的眼睛，强有力的嘴唇。不会的，一个有这样一副相貌的人是不会破产的。简直是胡思乱想！他终究不是一个雏儿，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个成功的房产经纪人。迄今为止他已多次成功地控制了困难的局面。

米尔施达特镇^②“观湖”旅社的餐厅里座无虚席。同以往一样，路茨·阿尔里希特一走进来便引起旁人的注目。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些妇女抬头看他，而有些男子则不

^① 卡尔达湖位于意大利北部，北依阿尔卑斯山，林木葱郁，风景幽美，是欧洲旅游胜地之一。面积370平方公里，为意大利第一大湖。

^② 米尔施达特镇：奥地利南部旅游胜地，北依阿尔卑斯山，南滨米尔施达特湖。

免自惭形秽地垂下脑袋。路茨亲切地同大家打着招呼，走向为他预定的餐桌。

“你在哪儿呆了这么久？”诺贝尔特不高兴地问。他是阿尔里希特夫妇两个孩子中的老大，今年十六岁了，个子很高，有一副细长而聪明的面孔。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显得过分地颖悟，可是他的性格却很不稳定，而且烦躁易怒。路茨经常提醒他要管束住自己。

比他年轻两岁的弟弟彼得刚好与他相反。彼得继承了父亲漂亮的外貌和讨人喜欢的自来熟脾气。在他的教育问题上困难也少些。两个儿子都热爱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体格高大健美，性情开朗，而且不婆婆妈妈地拘管着他们。他们也爱英格丽特，为她感到骄傲。每当朋友们赞羡他们母亲的美貌时，他们总是十分高兴。可是她在他们面前并没有威信。一旦要作出什么决定，他们无例外地总是去找路茨。他们在他们的眼里才是“一家之长”。英格丽特让他们相信的东西，结果往往是错的。但是家里的事，事无巨细路茨都要找英格丽特商量。倘若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他决不自作主张地干。但在业务上，在银钱往来方面他却依靠自己的“直觉”。

“我在帮你母亲收拾行李，”路茨答道。“你们两个谁也想不到这一点的。”

彼得嬉皮笑脸地说：“完全是骗人的话。你这辈子连一双袜子也没叠过。”

“别没大没小的，儿子！”路茨拿起菜单：“今儿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英格丽特的出现同样也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这是他们

在这儿度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因此她刻意修饰了一番：艳红的连衣裙，外面罩上雪白的鼯鼠披肩，金色的头发向后平梳，她的瓜子脸晒得黑黑的，显得惊人地年轻。

“棒极了，”彼得赞叹地说。他跳起来给母亲挪椅子，忙乱中把桌上叠好的餐巾纸碰到地上去了。他的哥哥骂他笨蛋。

他们吃喝的时候，路茨不由又想起口袋里的电报。一年以后还能这么轻松愉快地度假吗？哎，见鬼，担什么心！当然会的！他到家以后立刻就乘下一班飞机去汉堡找他哥哥。他们在一起总能弄到必要的流动资金，设法度过下月的难关的。这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人们一下子变得胆小了，只要经济形势稍微好转，感兴趣的人就会找上门来的。

他举起酒杯，邀英格丽特干杯。

“在这最后一个晚上，”他说，“为我们大家明年仍能在这儿欢聚而干杯！”

他们相互碰杯。彼得把酒杯举歪了，酒溢了出来。诺贝尔特不以为然地看着他。

“假如我们要隆重聚会的话……”他没精打采地说。

“隆重？乱弹琴！我们要快快乐乐的。来，孩子们，咱们再喝一瓶！”路茨又呼唤侍者要酒了。

“时候不早了，”英格丽特说。“我们本该早点吃完的。”

路茨走到阳台上来，倾听湖浪拍击着租船小屋发出的哗

哗声。天空阴云密布，天气仍然很热。

“上我这儿来，亲爱的，”他说，“我愿意你在我身边。”

她走到他身边。他把手放到她的肩头。

“今天晚上多好呀！你，我们的两个大小子，我们本来就是个幸福的家庭么！”

她注视着他说：“为什么说‘本来’？”

“噢，我不过这么说说罢了。天有不测风云哪！我觉得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每天的幸福。”

“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她把头倚到他的肩上。“有时我甚至有点害怕，老天是不是对我们太好了？”

他无声地笑笑：“你怕老天爷嫉妒我们？别担心。我不过是在业务上出了点问题……不，不是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安慰着她，“我只不过要留心一点罢了。现在快要回家去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

“我可以在哪方面帮你一点忙吗？”她问。

“不行，我的宝贝，你帮不了忙的。这事只能由我一人来处理，可是你不用担心。”

她并不担心。婚后这些年来他们曾多次遭遇过经济困难，尤其是开始那几年。可是路茨总是设法不让他们的日子太过不去。正是在出现危机的日子里，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回去睡吧，”英格丽特说。“明天你要开一整天车呢！”

英格丽特四肢伸展地躺在床上。她双手枕着头，听着从洗澡间传来的熟悉的声音。路茨在刷牙，他刷得十分仔细，响声很大。当他口中含水嗽得汨汨作响时，她不禁笑了。她已在他身边生活了十八年，她熟悉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音容笑貌，甚至他脸上最细微的皱纹。她知道，他拥抱她时不爱说话，然而却十分有力。他没有多少文学气质，可是十分喜爱莫扎特。在朋友面前他总是温文有礼。她熟悉他的一切脸部表情，不论是气恼时、忧虑时或是说谎时。四年前，他背着她和他的女秘书发生了关系。她知道了这件事，但她没有声张。他是她的丈夫，她热爱他，世界上没有她不愿意为他干的事。

路茨赤裸着从洗澡间里出来，淋浴过的身体凉冰冰的。他向她走来时，她的心已不再象从前那样激动得快要跳出嗓子眼儿来了。他们婚后生活太长久了。他在她身边，她就觉得幸福，而这又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的性生活很和谐，那种激动人心的接触已不再有了，但相互间却有着更多的温存。他们都能从对方找到乐趣，甚至有时还孩子气般地打闹一番。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性问题”之类的事。

“你睡了吗？”停了一会儿，路茨问她。

“没有。”

他温柔地亲了亲她的脖子。“那我上我这边床上睡了。该睡觉了，夜安，亲爱的！”

“夜安，”英格丽特睡意朦胧地哼了哼。

她听到身边的床铺吱吱作响，便翻转身，替他将被子掖

到脊背底下。他睡觉时从来不穿睡衣，但又总是抱怨左肩风湿痛。

房间里一片静谧。风轻轻地吹拂着阳台落地窗上的窗帘。

村子里什么地方的一只钟响了十二下。教堂的钟声也在夜空里沉重地响着。

路茨·阿尔里希特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了。

“慕尼黑高速公路，”彼得轻松地吐了口气。“啊，终于快到了！加大油门吧，爸爸！”

他们已在路上跑了六个小时，两个孩子都急切地盼望着快点儿到家。路茨笑了。他侧身对后面的孩子说：“耐心点儿吧，孩子。可是假如你高兴，我可以开快一些。”

接近傍晚了。高连公路两边车辆很多。路茨超越过许多辆载重汽车，他的面前终于出现一段空阔的路面。他开足马力，汽车箭一般地向前飞驰。两面的车窗敞开着，风撕扯着英格丽特的头发。她的心已经到了家里，她在考虑晚餐该做些什么。要么就做俄式鸡蛋加煎土豆，做起来快，孩子们也爱吃。

“这个笨蛋不能往右边开一点吗！？”诺贝尔特说。

“他不是往右开了么，”路茨答道。“你别总是这么没耐心。”

紧接着发生的只是几秒钟的事。英格丽特只觉得车子突然猛地一跳，失去控制，向前飞去。

“快抓紧！”路茨在狂喊。他的面孔变形了。

车子的右前胎爆了。路茨使尽气力想握紧方向盘，可是速度太快了。车子蹿到绿化带，撞上了路旁的水泥桩。他们被高高抛起，又扔到一边。英格丽特只听到她丈夫一声凄惨的呼叫，感到一下激烈的撞击，就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张铺着白布单子的床上了。房间的墙壁很高，粉刷得雪白。对面墙上挂着圣母玛丽亚像。床边坐着一位修女^①，她戴着浆得又白又挺的软帽。英格丽特正要坐起来，可是女护士已转过身把她按住了。护士的脸庞很小，满是皱纹，眼神很严厉。

“您还不能活动。”她说。

“我是在什么地方呀？”英格丽特问。“这是怎么一回……？”

一阵恐惧攫住了她。突然她又感到汽车从她身体下面飞走，又听到那一声呼叫，又受到那一下撞击。

“我丈夫，”她结结巴巴地说，“孩子们……他们怎样了？”

“他们就在附近。他们没受什么伤，这真算是万幸了。”

门开了，一个穿着白罩衫的男子走进来。

“她醒了吗？”

① 西方国家的很多医院系天主教教会所办，医院护士由修女担任。

护士点点头。她站起来，让开位子。大夫走到床边。

“我想单独和她谈一谈，格特鲁德小姐，”他说。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了，英格丽特的手指痉挛地抓住被子。护士走开了。英格丽特盯住大夫，眼睛里露出祈求的神色。大夫在英格丽特床前坐下，握住她的手。

“您现在一定要拿出勇气来，”他说。

不，英格丽特想，不可能……她的心在战栗。

“我的丈夫，”她用听不见的声音问，“他，他死了
吗？”

“是的。”

英格丽特悲泣起来。她的脸孔埋在枕头里，额上冒出冷汗汗珠。她觉得自己又要失去知觉了。主治医师伊尔特纳博士让她哭了一会儿。他曾经反对把真相告诉她的，但是教授却坚持这样做。“假若她以后才知道这件事，那她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他这么认为。

“他受了很多苦痛吗？”英格丽特轻声问。

“没有。脊椎骨摔断了，肯定是当场死亡的。”

她闭上了眼睛，但泪珠却象泉水般从眼皮底下涌出。当场死亡！生命永远地消逝了，不复存在了。刚刚还是一个温暖的、活泼泼的人——而现在……她简直不能想象。

“孩子们知道了吗？”停了一会儿，她问。

“没有。我们想，也许最好您自己……”

英格丽特点点头。“您让我单独呆一会儿吧，”她请求道。“在我和他们谈话之前，我必须使自己平静下来。”

医生出去了。英格丽特高声呻吟起来，她双手抓住自己

的头来回地摇，她陷进了绝望之中。那是深渊般的绝望。路茨死了，她再也看不见他了，这怎么可能呢！

她想大声喊叫！她想出去狂奔！她想死！马上——立即就死！可是孩子们呢？

她不能去死，也不能出去狂奔，甚至连喊叫都不行。她只能静静地躺在这里，让泪水流过面颊，湿透枕头。

“可怜的英格丽特，”一个压低了嗓门的在说话。“多可怕的不幸啊！可怕，太可怕了！”

说话的人是死者的哥哥玛克斯·阿尔里希特。他是专程来慕尼黑向他的弟媳来吊唁的，自从那次高速公路上出事以来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路茨被悄悄地埋葬了。他哥哥当时在纽约，由于事务缠身，不能前来参加葬礼。现在他面临一个棘手的任务：他必须通知他的弟媳，她去世的丈夫的公司业已破产，他自己也蒙受到可观的损失，然而这一点他现在并不想提。当前关键是英格丽特本人的问题。如果她把丈夫的遗产全部拿出来，虽然清了债务，但她的家业也就荡然无存了。她将一无所有，既无房屋，又无汽车，所有的东西都要变成倒闭企业的资金来抵偿。这确实是个难堪的局面，他忍不住要责骂路茨那种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妄动。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出院吗？”玛克斯用他那学究般的语调缓慢地问。

英格丽特转脸看着窗外。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桦树，细长的枝条伸向阴霆的天空，树叶已经枯黄。秋天到

了。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她看着他。“没有，还不着急，我首先得恢复体力。你知道，我受到了严重的脑震荡。”

“是啊，当然啦，”玛克斯咬着下嘴唇。没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她越早明了业已变化了的处境就越好。因此他尽量婉转地向她讲述了最近几星期发生的情况。

英格丽特好似遭到当头一棒。“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她惊慌失措地问。

“我和你的主治大夫通过好几次电话，他极力劝我，暂时不能让你受到任何新的刺激。再说要改变这种状况你也无能为力。你丈夫生前就已债台高筑了。”

“他要是活着的话，一定会有办法的。”英格丽特激动地叫道。

“我不信，他做得太过份了。我一再劝他别再搞这种买卖了，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从小就是这个脾气。”玛克斯停了一会儿，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笔账，我可怜的孩子，现在得由你来清了。”

英格丽特没有回答。她难以抑止住越来越上升的恼怒，她从来就忍受不了这位夫兄的咄咄逼人的高傲态度。他和路茨之间也不断地发生过齟齬。玛克斯是个银行家，因而也是一个冷酷的、善于算计的人；而路茨则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在玛克斯眼里就是一个冒险家。他总是让他感觉到，他根本就沒把弟弟放在眼里，在他的心目中路茨简直就算不了一个正派人。